#127

PL
2685
A17
1699
v.7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九首 起在黃州盡元豐七年甲子量移汝州作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孔毅父名平仲家世見第十卷父長源挽詞注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市人用史記淮陰傳驅市人而戰之意

紫駝之峰人莫識雜以雞豚眞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脣與熊白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鑪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裴啟語林亦云五侯王氏婁護漢書作樓護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張協七命封熊之掌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撥熊白郎如謂象白也唐哥舒翰傳遇吐蕃苦拔海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崷崒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書斷羊欣云胡昭草行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史記李斯傳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李太白上裴長史書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傳燈錄洛晉和尚頌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

詩人雕刻閒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揚子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韓退之贈崔立之詩勸君韜養待招徵不用雕琢愁肝腎古詩話賀知章見李白烏栖曲曰此詩可泣鬼神矣詩國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韓退之石鼎聯句序道士軒轅彌明夜抵劉師服居宿指鑪中石鼎謂侯喜曰子能爲詩能與我賦此乎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窮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沉雅可誦

漢雨龔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周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左傳襄二十四年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人取其羽以為飾吳均玄猨賦小則翡翠殞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革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史記滑稽傳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後漢左慈傳曹操欲殺之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舊巢痕按陸游作施氏注東坡詩序紹舊巢字甚詳云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才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于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愚意詩句必作如是解毋乃太固後人穿鑿之病所以不免也

食廿

一雙羅帕未分珍林下先嘗愧逐臣露葉霜枝剪寒碧金盤玉指破芳辛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噀人坐客殷勤爲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貧唐蕭嵩傳荊州進黃甘帝以紫帉包賜之又柳氏舊聞云以素羅包其二賜嵩[illegible]逢謝西川相公賜甘子詩滿合新苷破鼻香相公恩重賜先嘗千奴用李衡千頭[illegible]木奴事詳見上卷東坡詩注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巢三名谷字元修眉山人嘗舉[illegible]士京師東坡責黃州谷走江淮[illegible]與之遊及二蘇用於朝谷未嘗一見逮謫嶺海慨然自眉山徒[illegible]訪之至梅州遺文定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illegible]文定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相泣特谷年七十三[illegible]復見文忠於海南文定止之不可至新會蠻蜑竊其橐裝[illegible]州谷從之病死於新

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鄰[illegible]

沉著之言不傷忠厚

推此亦作貧見解則恐
下難堪不言已久

牀敷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我有一瓢一作尊酒獨飲良不仁未能顧我頻聊復濡子唇故人千鍾祿馭吏醉吐茵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螿呻努力莫怨天我爾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南史陶潛傳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杜荀鶴詩旋斫生柴帶葉燒吐茵用漢丙吉事注再見

元脩菜 并引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余亦嗜之元脩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脩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脩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

曾家俚和家頌此
生筆力不同

有裨貼便不渾家花
別收不佳一篇長詩

坡之一下二云世說楊脩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兒為設果孔指楊梅以戲兒曰此是君家果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

君家翁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種
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是時
青裙女採擷何匆匆烝之復湘之香色蔚其饛點酒下
鹽豉縷橙芼薑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春盡苗葉
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
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
年繫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適用
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塉鹵化

千鍾長使齊安民指此說兩翁

詩小雅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晉陸機傳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再見韓退之詩[illegible]椒與橙杜子美姜少府設膾歌放箸未覺金盤空王右軍來禽青李帖子皆[illegible]爲佳函封多不生再見漢張騫傳大宛國馬耆苜蓿騫始爲武帝言之其後漢使來歸種之離宮館旁極望焉甚忘茲注已見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酒

快瀉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

冷煙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王注羔兒酒即今之羊羔酒藥玉船蓋以藥煮石而似玉者可作酒杯先生又獨酌試藥玉船詩成都有蠶市注見首卷馬行在汴京舊城之東北隅蓋[illegible]區百賈所會也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

其取毅沈謂一杯孔不天
無位置者也其法妙自
之白而筆力小別之白此
耳也

明日集之爲詩故詞無倫次（先生志林記此日出遊云 黃州定慧院東小山上有）

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
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
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故亦得不伐既
飲復憩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臥閣上稍醒聞
坐客崔成者彈雷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謂非人間也晚[illegible]
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興盡乃徑歸元豐七年
三月初二日也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柯丘海棠吾有詩[illegible]
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睡日亭午
竹閒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出詹聚枳十圍大[illegible]
寫眞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塘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
卻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臥開桃李爲誰妍

對立鵁鶄相媢嫵開樽藉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
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卻入韓家園轆轤繩斷井深碧
鞦韆索挂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膺門女
南山古臺臨斷岸雲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餽我玉芙
火冷煙消誰為煮崎嶇東縕下荒徑婭姹隔花聞好語
更隨落景盡餘樽卻旁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
倒牀不復聞鐘鼓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
平生所向無一遂茲游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
豈弟君子神所予

黃州東坡圖柯山四望直南高丘故亦名柯丘東南隅海棠一株甚茂又柯丘海

觀之促亡生男近作[illegible]詞　既久主人灑掃[illegible]坐旐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鎖
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互見前晉阮脩傳意有所思卒爾褰裳不避晨夕小
桃　用本事詩所載崔護事已見傳奇裴航經藍橋驛因渴乞漿于茅舍老嫗嫗曰
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俄於葦箔下出雙玉手捧甆甌飲之互見十四卷古
韻舒教授詩注漢蒯通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歐陽永叔莫登樓詩婭姹扶欄立
兩頭髧髦垂髫髻嬌未羞詩大雅豈弟君子神所勞矣韓退之薦士詩徵詩公勿㩳
豈弟神
所勞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
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懸知
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年寓
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
詩國風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史記蕭相何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　晉
羊曇謝安甥也安薨後行不由西州路　詳見七卷遊東西巖詩注

南堂五首 齊安拾遺云夏澳口之側本水驛有亭曰臨皐郡人以驛之高陂上築南堂爲先生游息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向
臥看千帆落淺谿

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卻未華故作明牕書小字
更開幽室養丹砂

他時夜雨困移牀坐厭愁聲點客腸一聽南堂新瓦響
似聞東塢小荷香

山家爲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客
不憂門外故人車

杜子美秋野詩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孟東野新居詩獨治五畝蔬

此有興象自是不似前
只有宋人極板之狀

掃地燒香閉閣眠簟紋如（一作似）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

李商隱詩水紋簟滑鋪牙牀李太白詩碧紗如煙隔牕語尉遲偓中朝故事路巖籍沒有蚊幮一頂輕密如煙人疑其蛟綃也

次韻子由種杉竹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似聞黎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熏不醉雪霜誇健巧相讒先生坐待淸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詩小雅厭厭夜飲注安也

孔毅父妻挽辭

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亨

風相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二云年抱沈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邪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覯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毛詩東山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云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傳曰縭婦人之褘褘香纓也又大車刺周大夫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世說溫嶠從姑有一女屬嶠覓婿嶠報姑已得之門地婿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晉列女傳王渾妻鍾琰生子濟詳見八卷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注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後漢龐公傳夫妻相與敬如賓客古樂府焦仲卿妻詩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毛詩女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又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漢班倢伃賦房櫳虛兮風泠泠楚詞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鄭玄周禮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漢朱建傳母死辟陽侯奉百金稅注稅贈終者之衣被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先生為楊道士書一帖云僕謫居黃

三首皆排宕兀傲有氣維揉
妙得從自己環境生情不作
應酬泛語凡和詩最忌泛作
應酬人語己酉十六日讀
和白言讀東坡久旱

岡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子京自廬山來過余□□□乃去其人善畫山水能鼓琴曉星曆骨色及作軌革卦影通知黃白藥術可謂藝矣明日當舍余去爲之悵然浮圖不三宿木下眞有以也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東坡居士書又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翅如車輪嘎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不知其爲何祥也聊復記云按次穀父韻第三首云西州楊道士凡數聯因此帖知爲世昌詩中又言善吹洞簫其自廬山從公蓋壬戌之夏前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殆是楊也先生嘗爲賦蜜酒歌後赤壁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觀此帖蓋非寓言夢一道士者豈即世昌姑托以夢耶先生道大才高不容於時憂患半生知陳季常巢元脩張中吳子野輩獨相從流離困厄之中其姓名遂不沒於千載今世昌藉此復有傳於後世夫豈偶然二帖書在蜀牋筆畫甚精宿嘗以入石云

饑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
未悟眞饑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
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旱勢復如此

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況欲稽首號泥佛
甕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脈脈何等秩陰陽有時雨有數
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形容雖是喪家狗未肎弭耳爭投骨倒冠落幘謝朋友
獨與蚊雷共圭蓽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肎屈
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
且爲疲人洗蒸鬱褰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饑寒念明日

白樂天詩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唐杜牧傳夢書皎皎白駒字俄而飯甑裂曰不祥也乃自爲墓志馬總意林袁雅正書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災祥有自然之理史通略及朝野僉載並云後漢和熹鄧皇后紀嘗夢捫天蕩蕩正青張奐傳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扣心今呼天不聞扣心無益誠自傷痛蜥蜴詳見十二卷蠍虎詩注史記孔子世家鄭人謂孔子纍纍若喪家之狗再見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

初白云此章方說雨事清并出

忽然跳出題外卻仍是題中筆力姿逸〻至柔順手寫兩足累系一番作收便爲凡筆
○初白云探誰在我筆力透徹接與兩篇大歲在酉四句作大開合末又補出景趕此見人力既至天不能災此意乃題中所未有

相與鬬者殺之一骨輕起相牙何則有爭意也漢中山靖王傳衆呴漂山聚蚊成雷左傳襄十年王叔之宰曰蓽門圭竇之人杜預注蓽門柴門圭竇小户穿壁爲户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快哉用宋玉風賦語注已見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怳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甘霔不爲龍所隔公自注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來燈火新涼催夜織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麤糲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

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饑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瓢

詩小雅上天同雲杜子美詩四海入荒同一雲又詩百年麤糲腐儒餐班孟堅西都賦決渠降雨荷鍤成雲漢李廣傳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韓退之詩暫拳一手支頭臥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爲一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沿流不惡泝亦佳一葉扁舟任飄突山芎麥麴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饑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御杯

費議深哉○初白云眼前語雅得如此清切

方苞四秀山桐死詩倡欽謹嚴耳王摩詰寄祖三詩亦此格而氣來甚別

揚子法言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後漢蔡邕傳風者天之號令也山谷參翹用左傳申叔展語詳見上卷和王鞏詩注後漢趙壹傳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庾信愁賦細酌梔花一兩杯蕩彼愁門終不開杜子美醉歌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莫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蚤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

初白云情文痛摯

懷遠驛在汴京麗景門按東坡嘉祐六年與子由同奉制策寓懷遠驛笠澤叢書陸龜蒙寄友生詩文書云讀古聖人書每諷詠義味獨坐日景案上一杯藜羹如

寄興自寓不黏不脱信
手拈來[illegible]

五鼎太守
饋於左右

和黃魯直食筍

飽食有殘肉。饑食無餘菜。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爾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所形傷雅 公自汴太和古白下也 時魯直知吉州太和縣 一飯在家僧。至樂甘不壞。多生味蠹簡。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肎雜松芥。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爲遭暴橫。三嗅不忍嘬。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采。

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再見穆天子傳 暴蠹書于羽陵注云暴書中蠹蟲 韓退之雜詩豈殊蠹書魚生死文字閒 續齊諧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是日以竹筒貯米祭之 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人自稱三閭大夫曰常

苦蛟龍所竊願以五色
絲纏之則蛟龍所畏也

聞子由為郡僚所捃恐當去官

少學不為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illegible]
初若相我發迹造弘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寧知[illegible]
事大繆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墮甑難追悔子雖僅
自免雞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勉敢言退若人[illegible]疑我
使為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柳子厚冉溪詩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後漢隗囂傳帝曰且當[illegible]
兩子於度外○詩大雅而式弘大○莊子廣而造大也孔叢子吾於狼狽見聖人[illegible]
酉陽雜俎狽亦狼之類前足絕短每行必駕兩狼失狼則不能行故世言事[illegible]
謂之狼狽○後漢張步傳負負無可言○墮甑後漢孟敏事注已見○後漢楊修[illegible]
操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修[illegible]
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曰稍嚴操於是回師[illegible]

伶嘗因醉忤客客奮前欲毆之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詩小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又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年不易過坐睨倚天壁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鏑那廢詩酒亦未妨禪寂願爲尚書郎還賜上方舄

博物志魏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北夢瑣言嶺南黃茅瘴患者髮落白樂天詩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

江家舊池臺修竹圍一尺歸來萬事非惟見秦淮碧下生痛飲處遺墨鴉棲壁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三槐老更茂花絮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舄

劉禹錫江總宅詩池臺竹樹五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又詩青松繫戍塢修竹盈尺圍山謙之丹陽記始皇鑿金陵斷方山爲瀆令淮水貫城中入江謂之秦淮

注總歸金陵詩歸來猶見秦淮碧漢書某下傳周亞夫問故父絳侯客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百官表相國丞相金印紫綬云日周顗傳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鳴鏑字出漢劍俠傳注已見曹子建樂府攬弓捷鳴鏑周禮三槐三公位焉按東坡三槐堂記云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其孫懿敏公事仁宗輩文正孫也唐禮樂志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詩大雅王錫韓侯玄袞赤舄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
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兒焦穀槁
此身何異貯酒瓶滿輒予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
性不違人遭客惱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庵聊洗心
我田方寸耕不盡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熟睡呼不起
好學憐君工雜擬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王[illegible]生王[illegible]嘉也注廣見韓退之詩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維摩經云又
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如焦穀牙如石女兒陸康[illegible]覆
詩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刻子方寸之地虛矣監
戒錄王梵夫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任師中挽辭

任師中名伋已見前注師中爲新息令民愛之[illegible]
田而居後通判黃州知瀘州没於遂州其在黃[illegible]
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東坡遷齊安人知其與
師中善也復爲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潁濱爲作記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更文
聰明慈愛小馮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竝友吾先人
相看半作晨星没可憐太白與殘月大任先去冢未乾
小任相繼呼不還强寄一樽生死別樽中有淚酒應酸
貴賤賢愚同盡耳君家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
只有天公終可倚

後漢朱震字伯厚詳見十七卷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注大小馮君見十二卷和孔密州詩注揚子法言曰民不飲酒酒必酸白樂天詩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卻看瞋無

後漢趙壹傳咳唾自成珠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眼睛心地兩虛圓脅不沾牀二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

傳燈錄第十祖初侍伏馱尊者未嘗睡眠謂其脅不至席號脅尊者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蚖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鉤早幷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

鄧忠臣母周挽辭　鄧忠臣字慎思潭州湘陰人

微生眞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常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鬲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家庭拜前後粲然發笑色豈比黃壤下焚瘞千金璧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閔意遽與仙佛寂孤纍臥江渚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感動淚再滴

尚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氏傳云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之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公羊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漢王莽傳予父俱延拜而受之注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出尚書大傳揚雄反騷欽弔楚之湘纍注不以罪死曰纍按孤纍公自謂也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

尸鄉自殺從者悲歌以寄其情後續之爲薤露蒿里以送喪至李延年分爲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因呼爲挽歌謝希逸宋貴妃
誄鏘楚挽於槐風注楚者酸楚也杜
子美詩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

徐君猷挽詞 君猷名大受終於黃州事見十九卷戲君猷不飲酒詩註

一舸南游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
盡是當年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茶
山成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荊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火破魏武於烏林
壁東西一百六十里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而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
貢曰無乃已重乎子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史記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
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李後主秋久詩往愁新恨有誰知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蔡景繁名承禧事見二十二卷蔡景繁官舍小閣詩注東坡在黃有答景繁
云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有胡琴婢就
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

若果游此必有新篇當破戒奉和也又云海上奇觀恨不與公□游大篇或可追躡景繁往游既賦詩并為屬和前所述皆指石□卿後車胡琴云云皆帖中語意又前年開閣云云即所謂娉女□矣因公復起一念用此帖為証而詩乃粲然因公復起一念□也

陳鴻長恨傳楊妃語也

芙蓉仙人舊游處公自注云曼卿也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開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臥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酯山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酹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為瀾翻松為舞爾來心賞復

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呼出日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悽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牀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眞旦暮

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主芙蓉城　又　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映照使人以泥裹桃核爲彈拋擲於山嶺之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　張平子東京賦　樹翠羽之高蓋飛流蘇之騷殺　庾信賦　翡翠珠被流蘇羽帳　後漢王喬傳　爲葉令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　博物志　昔人有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飲與之千日酒

寒芸各同第云在和録
暗香疏影一段上手奇
此詩共云愧色矣

而忘語其節歸數日尚醉家人以爲死遂葬之酒家計其日往告之發冢乃醒玉
策記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楚詞惜誓章載玉女於
後車白樂天五弦彈歌鐵擊珊瑚一兩曲冰瀉玉盤千萬聲後漢蔡邕爲左中郎
將蔡景繁時漕淮南故云持節中郎馬援傳得駱越銅鼓韓退之詩杖撞去板聲
彭觥開閤用王敦事詳見十七卷李公擇過高郵詩注白樂天不能忘情吟序樂
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
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將放之馬有駱者駔壯駿穩乘之亦
有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素慘然立且拜
婉孌有辭辭畢泣下予憨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
聲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駱馬注已見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
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
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再見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
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蚤
江頭千樹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

此注似有[illegible]吻

先看[illegible]入參交
便演六有情致

點綴帬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
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卷春歸
收拾餘香還畀昊

歐陽公歸田錄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善爲詩如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花者多矣未有此句也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撫言寶曆中楊嗣復宴諸生於新昌里第元白亦預皆賦詩于席惟楊汝士後成而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語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杜子美絕句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白樂天杭州春望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帬腰一道斜注云孤山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帬腰詩小雅勞人草草又投畀有昊

再和潛師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
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蚤

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鬬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飡落英忍饑未擬窮呼昊

山海經豐山上有九耳鐘霜降則鳴柳子厚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憩於林間見一女淡粧出迎相與叩酒家門而飲頃之醉寝師雄亦懵然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樹下上有翠羽啾嘈須臾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西蜀注云梁武帝宮人早朝聞景陽樓鐘聲即起粧洗出南史及南齊書李賀詩夌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漢書鄭崇傳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列子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衡通橫華嚴經除一切煩惱習氣爾雅夏爲昊天

橄欖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歸叟詩話范景仁云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實自落顧禧注云記得小說南人誇橄欖於河東人云此有回味東人云不若我棗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棗一作柿按惠洪冷齋夜話云崖蜜事見鬼谷子謂櫻桃也今之鬼谷子實無此說然略記陸士衡有賦云朱櫻崖蜜士衡此語當有所自

海棠

東風渺渺一作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一作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一作更燒高燭照紅粧

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泛崇蘭花睡暗使楊妃卯醉未醒事注已見

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折揚新曲萬人趍獨和先生于蔿于但信櫝藏終自售豈知盌脫本無樵揭從冰叟來游宦肎伴臞仙亦號儒棠棣竝爲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郛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感君生日遥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谿新餅截雲腴

莊子天地篇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唐元德秀傳玄宗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皆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環譎光麗德秀時爲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朝野僉載武后時宮中謠曰杷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晉王沈傳仕郡文學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焉[illegible]

馬相如傳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毛詩棠棣燕兄弟也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史記魯仲連傳先生天下士也吴蔡胡微之芙蓉城傳云王迥子高作子高遇仙人周瑤英事凡十四卷王郎字子立子高其兄也班固西都賦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晉書胡毋輔之傳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嘉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文選演連珠注傅玄敘連珠曰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必假喻以達其旨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歷歷如貫珠易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別黃州

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一作帷桑下豈無三宿戀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尚載撐腸米闊領先裁蓋癭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

漢刑法志以鞿而御駻突注馬絡頭曰鞿杜子美瘦馬行日暮不收烏啄瘡禮記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四十二章經浮屠桑下一宿日中一食愼勿再矣後漢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郡邑志楚人長腰粳米縮項鯿魚言美味也韻語陽秋汝人多苦癭故歐陽公汝癭詩云傴婦垂甕盎嬌嬰食卵殼

詩特深秀

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　女𦁥高掩襟男大闊裁領公作此詩時方稱汝也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濤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槩鼉憤龍愁爲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眞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吳王峴在武昌西川九曲亭下志林云孫仲謀泛江自樊口鼕山通道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橫吹尙有鼓角舊說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矣唐樂令諸道行軍應給鼓角者三萬人已上角十四具鼓二十四面二萬已上角八鼓十四萬人以上角六鼓十不滿萬人臨時量給互見十三卷古今樂錄橫吹胡樂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有黃鵠隴頭出塞入塞等十曲見班超傳注杜子美閣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又詩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廿五里野人舍

谿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牀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惟有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露宿風飡六百里明朝飲馬南江水未見豐盈犀角兒先逢玉雪王郎子（公自注時道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對牀欲作連夜語念汝還須戴星起夜來夢見小於菟（公自注遠小名虎兒）猶是髧髦垂兩耳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馬逆旅擔夫相汝

爾出城見我定驚嗟身健窮愁不須恥我爲廼翁留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惟當火急作新詩一醉兩翁勝酒美

露宿字出趙壹傳已見鮑明遠升天行風飡委松柏雲臥恣天行左傳宣十二年將飲馬于河而歸詩國風髧彼兩髦揚雄方言周晉秦隴謂父曰翁

端午遊眞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卻數七端午身隨絲繫心與昌歜苦今年疋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水餅旣懷鄉飯筒仍愍楚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麴困熏煮獨攜三子出古刹訪禪祖高談付粱羅公自注粱羅遲适小名也詩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齟齬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注云端始也謂五月五日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左傳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杜預曰菖蒲葅也按世俗端午以菖蒲泛酒飲之歲時記及王燭寶典諸書皆不載未詳所自宋玉九辯圓鑿而方枘今吾固知齟齬而難入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遲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公所與九帖於洛陽跋書別

子由第二詩而題其後云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留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日軾書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雙璧願君亦莫歎留滯六十小劫風雨疾 漢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法華經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六十小劫不起于座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宅一作築吾豈

敢試向伊川買修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冰
玉遙想一作想見茅軒一作簷照水開兩翁相對淸如鵠

子由卜居賦序昔余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蓋而貧不能遂唐溫造隱居洛水之南烏重胤辟河陽幕韓愈詩曰水南山人又繼往車馬僕從塞閭里唐地理志河南府本洛州有川二十九其一曰伊川又河南緱氏有仙人洞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汝長
筆頭一落三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愼勿生兒兩翁似
不知樗櫟薦明堂何似鹽車壓千里

後漢鄭玄傳以書戒子益恩曰案之禮典便合傳家晉宣穆張后傳帝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雙鵲先我來飛上東軒背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

歡難把玩回首了無在卻渡來時谿斷橋號淺瀨茫茫

暑天闊藹藹孤城背青山眊矂中落日淒涼外盛衰豈

吾意離合非所礙何以解我憂麤了一事大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一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四首起甲子四月以後離黃州至金陵道中作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詩商頌云賚我思成注云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

宰樹連山谷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助祭有馴烏歸

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遙知隣里化醉叟道爭扶

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伯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劉禹錫宣明二帝碑堂詩千行宰樹荊川道又王思道碑堂詩蒼蒼宰樹起寒煙杜子美

詩蜀相祠堂何處尋 唐褚無量傳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足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帳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北史文苑蕭祗傳祗卒子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前有二慈烏來集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 高士傳老萊子行年七十臥地為小兒號欲親之喜

歸眞亭

述異記廬府君墓在館陶銘曰廬府君歸眞之室

舊笑桓司馬今師鄭大夫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楸梧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

禮記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晉杜預傳遺令曰密縣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居山之頂四望周達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空其前不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吾將來兆域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漢原涉傳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曰京兆阡涉慕之遂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周禮司會掌國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 葉夢得石林詩話學者多議木杪見龜趺為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閒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李野夫名革公擇之兄嘗為江西轉運副使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束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裴回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遥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臥聽隣寺鐘書窗有殘燭

修水在建昌縣徐鉉搜神記陽公子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經三年有一人就公飲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得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後求徐氏婚徐笑曰得白璧一雙乃可公於所種玉田果得玉徐氏乃以女妻之元稹連昌宮詞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

初入廬山三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公自

注山南山面也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閒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

芒鞵靑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先生詩話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絶曰芒鞋青竹杖云云旣而哂前言之謬復兩絶句青山若無素云云按詩話則今第三篇爲首篇矣晉阮修傳嘗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故侯注再見

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僧長老僊公僊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石耳峰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飮廬山水

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
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傳燈錄雪竇師諱重顯遂州李氏子出家參隨州智門祚和尚悟不起一
念之旨後居四明之雪竇有雪竇禪師語錄野鶴用晉嵇紹事注已見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仍作二絕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斗藪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

盛取東軒長老來

九州志筠州治高安縣白樂天詩斗藪塵埃衣禮拜冰雪顏

右送曹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吷千山上
散作人間萬竅風

右和慎詩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
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
通亦作一絕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言衆生本無垢

此泉何處覓寒溫

先生詩話載遵師篇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其下句卽序中所載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羡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絶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李白廬山瀑布詩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

匡山頭白早歸來廬山記棲賢寺東北有五老峰廬山之勝此為最者李太白詩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杜子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贈東林總長老

廬山在江州南三十里東林又在山南五里晉道遠所居規制廣豪水石深怪古迹無窮西林即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齊舉常總自代總知之宵遁去王公檄諸郡求訪得之新淦深山中遂應命其徒相語曰遠公嘗有讖記云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符其語矣事見僧寶傳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
他日如何舉似人阿彌陀經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楞嚴經等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皆記佛法門之數法華經世尊見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佛言三身法身者清淨無相之身也化身養受生示現之身也報身者功德莊嚴之身也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作無一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華嚴經於一塵中大小刹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各轉法輪

廬山二勝 并引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佳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廬山記山中瀑布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劍峯在瀑布旁水源在五老峯頂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爲開先之瀑布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靑玉峽飛出兩白龍亂

沬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拱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沈沈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腳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陸士衡詩頓轡倚高嵓側聽悲風響述征記華山首陽本一山巨靈擘開以通河流唐韻栱大拳也漢郊祀歌天門開詄蕩蕩史記封禪書海中三神山其物禽獸盡白而金銀爲宮闕述異記吳王闔閭構水晶宮楊漢公吳興詩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樂康王舍人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至日皆潔齋候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酉陽雜俎唐律捕得鯉即放號赤鯶公輒殺者杖八十以諱言鯉爲李也莊子讓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因自投於清泠之淵

栖賢三峽橋

予由棲賢僧堂記元豐三年余過廬山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又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橋曰三峽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鬬深

行九地底嶮出三峽右長輸不盡谿欲滿無底實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濤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霧間頑洞金石奏鸞鸞飛橋出瀲瀲半月穀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鉼得清甘可嚥不可漱

漢枚乘傳太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　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爲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白樂天詩巖寒無撮土樹木多瘦堅　杜子美詩青冥迴頑洞　左思吳都賦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　按三峽橋上流有玉淵潭

陶驥子駿佚老堂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冠不待年亦豈爲五斗我歌歸來引

公自注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何似一杯酒君醉我且歸明

朝許來否

後漢孔融傳年十歲詣李膺融白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問高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融字文舉膺字元禮陶潛傳我醉欲眠卿可去此詩乃用其語意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谿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爲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

廬山記遠公十八賢同修淨土結白蓮社山有虎谿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嘗與陶淵明陸修靜道士語不覺過虎谿因相與大笑再見陶潛五柳先生傳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漉酒卽用陶潛事已見

和李太白　并引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

東坡不敢和太白納于名士手眼絕不規摹忽捏出卓道士嗚歎古神映發有致不出俚莖語一首懷古詩

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幷記之

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歎自惜非余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史記日者傳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　三國王粲傳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蟠桃出度索山注已見

次韻道潛留別　參寥從先生於黃期年先生移汝同遊廬山乃還於潛山中

為聞廬岳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別語尚嫌剃髮有詩斑異同更莫疑三語物我終當付八還到後與君開北戶舉頭三十六青山

維摩經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唐僧詩髮為作詩斑晉阮瞻傳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此諸變化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孛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

岐亭五首并引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

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畱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見季常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首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濕下

注子抑得生面趣
佳得超遠

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撫掌動鄰里澆村捉鵝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巾冪久聞蔓菁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餅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菴中惟見峰巒集

杜子美成都草堂詩不教鵝鴨惱比隣周禮天官冪人掌共巾冪說苑齊景公坐睡而寤五大夫晉庾凱傳頹然而醉幘墮几上杜子美龍門鎮詩古鎮峰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剖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不見王

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烝㹠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寡
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
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眞過客君無廢此篇嚴
詩編杜集

莊子大宗師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又外物篇神龜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晉王獻之傳與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烝壺詳見十九卷蜜酒詩注按盧氏雜說是鄭餘慶事而公詩指爲盧懷愼豈懷愼事同此而列有出處耶當考晉王濟傳字武子性豪侈麗服玉食武帝幸其宅供饌悉貯琉璃器烝㹠甚美帝問之答曰以人乳烝㹠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按濟死年四十六歲新舊唐書並不載懷愼年壽惟鄭餘慶則云死年七十六也黃庭經長生至愼房中急何謂死作令神泣抱朴子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純鉤李白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又擬古詩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嚴詩指嚴武也杜子美集中有嚴武詩數篇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二

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愛君似劇孟扣門知緩急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冪冪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幘閉門弄添丁哇一作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平聲主客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莊子秋水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漢書爰盎傳洛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韓退之晚秋聯句青蛾翳長袖紅頰吹鳴簫綠頭鴨曲名南史夏侯亶有數十妓妾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伎黃封京師官法酒以黃紙或黃羅絹封冪缾口名黃封酒茶錄建州葉氏多茶山每歲貢焉三國志蜀諸葛亮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老子用兵有云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唐侯君集傳始太宗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

讓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酸酒如齏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鄰推甕盎醉倒豬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冪何從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為君三日醉蓬鬆不暇櫛夜深欲逾垣臥想春甕泣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茅柴乃村落所釀醨薄酒也又黃州人造私酒俗謂之壓茅柴漢循吏傳序云禁網疎闊詩意謂酒禁嚴也漢趙廣漢傳爲京兆尹至霍禹第搜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斫韓退之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俗諺有無錢喫酒妒人面赤之語好事用揚雄傳語已見陶淵明飲酒詩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李太白

著眉深至

此古人臨別贈言之義不似後來但以好話相規

贈韋南陵詩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翁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王注舂醾泣以言酒熟而泣泣然也夜深適坦似暗爱畢卓傳比舍郎酒熟夜至其甕間盜取意

枯松强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不知我與君交游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疏冪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更歷多憂之說）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衆客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梵網經序當來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愼勿放逸杜子美光祿坂詩西望千山萬山赤後漢來歙傳歙謂蓋延曰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晏

奇氣雅損不可捉
搦

記申公傳公諱魯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又曰惟道集虛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二古銅劍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涴壁長遭罵不嗔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鋩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漢律歷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劉禹錫詩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窗且賞勤杜子美相從歌酒酣擊劍蛟龍吼

龍尾硯歌 并引

余舊作鳳咮石硯銘其畧云蘇子一見名鳳咮坐

令龍尾蓋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

咮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

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

乃作此詩 按先生集載鳳咮硯銘有三其銘序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平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而玉色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銘之曰鳳咮又延平志考異云延平硯材產斫崎者爲上東坡得之喜甚遂目爲鳳咮又云硯崎石在劍浦縣東三十里東坡取名鳳咮者此也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

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詞

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

垢擣練支牀亦何有況瞋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

詩自謂辯

和字云信手由折着手解嘲

和白子云忽為杜詩
筆陣間抵西禹故思

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總大凡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開物蘇子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周禮以黃琮禮地以白琥禮西方左傳桓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杜子美遣興詩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法書苑羊欣云鍾繇行書亦二王之亞又徐浩論書云鍾善真書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蔡希綜法書論云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遠也集古錄有鶺鴒石記杜子美詩支牀錦石圓史記蘇秦傳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四面交貿而臣事秦何異牛後乎莊子人間世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況夫離其德者乎大毗婆娑論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維摩經天女言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耳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張近幾仲開封人

我家銅劍如赤虵君家石硯蒼璧橢而窪君持我劍向

多用長句而尚不失
雅音既變俳格亦有
日長句於漢樂府
于鮑明遠而極於李
化于太白而盡於小
蘇而元豈即生硬粗
野然院鴨病易見
有筆力人往往以生硬
粗野為家則筆致
盡矣

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窻下爾雅箋蟲鰕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蒯緱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璧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李與瓊華

周禮以蒼璧禮天漢食貨志復小稽之注云稽圓而長也韓退之酬盧給事詩大明宮中給事歸禮記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韓退之讀皇甫湜園池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南史范縝對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史記馮驩有一劍又蒯緱漢書單于朝甘泉宮賜以玉具劍並已見漢淮南王安傳淮南王安善爲文詞帝每爲報書及賜嘗召司馬相如等視草翰林志玄宗召張說等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或詔從中出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漢揚雄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史記藺相如傳秦昭王以十五城請易趙和氏璧趙遣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持璧睨柱欲擊秦王恐其破璧乃謝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李政異聞實錄酒徒鮑

清辭洄洄曲折如意

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一日相遇既飲酒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赤撥忽有二人造席便以妾換馬作題聯賦蕺亭下舊葉書之四韻訖而巽書韋生取紅箋獻之二公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甚言訖行十餘步而失二客自稱江淹謝莊鮑既以妾換馬妾歌曰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纂異記亦云詩國風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又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纍公子櫑具欲與冠爭峩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鑱隨短簑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琱琢傷天和作詩反劍亦何謂知君欲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劍往硯應笑那將屋漏供懸河

委蛇用毛詩字音徒何反漢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渤海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服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杜同谷縣歌長鑱長鑱白木柄又短衣數挽不掩脛晉鄧遐傳遐水有蛟為人害遐拔劍入水斬之漢李廣傳上名禹使刺虎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累上壯之詩小雅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唐王勃傳張說許楊炯曰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搖頭卻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陶淵明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禮記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晉王衍傳衍喪幼子悲不自勝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晉謝安傳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蘇退之杜君墓銘事之在人日遠日忘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公自注濤頴劉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嘆耳耳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那知非眞實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爲種子煩公爲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棄置一

寸鱗悠然笑侯喜爲公寫餘習缾罍一時恥

三國崔琰傳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稱贊功伐琰與訓書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隸漢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白樂天自覺詩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昇玄經漂浪愛河流吹怒海辭選之辯矣喜詩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麃幾東門子柱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慮患先不詳囊破虵已走尚未省醫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蠶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泠然超無方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列子力命篇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焉枚乘七發越女侍前齊姬奉後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朝野僉載王顯與文皇有舊嘗戲顯曰抵死不作

璽父文皇登極因奏曰今日得作璽耶帝笑曰卿無貴相
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夕死足矣帝與三品服其夜卒

次荊公韻四絶

青李扶疎禽自來淸眞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黄也鬬開

尚書故實王内史帖中有與蜀郡守書求來禽靑李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晉王羲之字逸少李太白詩右軍本淸眞瀟灑在風塵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榿栽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

杜子美有貽何才少府詩覓榿栽郭象南華眞經序再生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東軒雜錄王荊公築第於金陵白下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游諸山寺

甲第非眞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卻對道人開公自注荊公病後捨宅作寺

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顏師古曰言爲諸第之最也以里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霍光傳孝宣帝詔賜甲第一區

張庖民挽辭張庖民字翔父金陵人元豐五年卒於曹溪

東晉市東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故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庾嶺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公自注黃魯直爲庖民作哀辭

晉陶潛爲彭澤令賦歸去來辭公或命之也漢東方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揚子雲先朝執戟之人東方朔傳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後漢趙壹傳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韓退之感春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曹大家東征賦惟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殁而名存晉桓溫傳嘗曰既不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裴氏廣州記五嶺一曰大庾許嵩建康實錄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流至今呼爲秦淮

次韻葉致遠見贈　葉致遠名濤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始從王介甫學爲文詞哲宗立擢掌外制是時貶削元祐正人一時誥命林希首當其任用以致身二府濤復効尤奮筆醜詆士論鄙之

欲求五畝寄樵蘇所至遲留似賈胡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嘆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烏一使文章何足道要言一作知摩詰是文殊　馬援傳耿舒與兄弇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詩國風逝將去汝適彼樂國猶吾用論語字太公六韜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維摩經文殊師利維摩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維摩詰默然無言

清痴子诵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凄凉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爲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

杭州圖經臨平山在州西北六十里

次韻段縫見贈 段縫字約之居金陵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匹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漢龔遂傳爲渤海太守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按百本薤當作句五十本乃葱公一時誤記耳詩國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杜子美贈畢曜詩我居巷南子巷北九域志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illegible]

自爲天仙

畢曜詩我居巷南子巷北九域志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杜子美曲江詩自斷此生休問天又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題孫思邈眞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爲天仙足官府不應尸解坐蝱蟲

杜陽編明皇西幸夢一叟再拜於前曰臣孫思邈也廬於峨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成都故來候謁云云杜子美有赤谷西崦人家詩韓退之張十八詩上界眞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仙傳拾遺孫思邈有神仙降謂之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已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必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思邈乃取草木之藥以代蟲蝱之命

戲作鮰魚一絶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伯何妨乞與水精鱗

石首魚名其頭骨乃石也蘇州圖經云養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梅聖俞河豚詩烹調苟失所入喉爲鎮邪酉陽雜俎天公姓張名堅漁陽人乘白龍振策登天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同王勝之遊蔣山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用蔭入官范文正公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子美奏邸會作傲歌中司與近臣合攻之言其當誅韓忠獻爲仁宗言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不少而獨攻一王益柔此其意不在傲歌也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爰歷知制誥直學士院連守大郡至江寧纔一日移南都故詩云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坡偕勝之過儀眞再和此詩介甫時居金陵數與坡游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蜿蜒此詩今番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公自注荊公以宅爲寺爽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

竹杪飛華屋松根泫細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畧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後漢黃憲傳戴良見憲歸惘然若有失也庾仲雍九江記建鄴宮城孫權所築昔諸葛亮勸都之云鍾山龍蟠石頭虎踞有王者氣權從之高僧傳誌公生於鷹窠手類鳥爪死葬此山上示玄虛海賦浟湙瀲灩浮天無岸再見

至眞州再和二首 王勝之是時年七十二東坡纔四十九故云話舊已忘年勝之至南都未幾而卒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北上難階驥東行且趁船離亭花映肉醉眼鷺窺蓮檣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荒祠過瓜步古甃墮松巔聞道清香閣新篘白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小院檀槽鬧空庭樺燭煙公詩便堪唱爲付小嬋娟

世說賀司空入洛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補注】公詩北上難陪驟東行且趁船蓋借此事而翻用之也賀名循季鷹張翰字杜牧晚晴賦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李白鳳凰臺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北堂書鈔候風之羽楚人謂之五兩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李善注引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圖經揚州江都縣有瓜步鎮韋應物蘇州郡齋詩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再見白樂天嘗酒詩一甕香醪新插芻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待年肯畱歸闕旆坐待逆風船特許門傳籥一作鑰那知箭起蓮相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千帆側追思百尺巔躬耕懷谷口水石羨平泉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行聞宣室召歸近御爐煙未用歌池上隨宜教李娟

門籥謂門管鑰箭蓮謂蓮花漏也世說支道林語王逸少曰貧道與君□語韓退之庭楸詩朝日出其東吾嘗坐西偏劉夢得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揚子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耕乎巖谷之下賈氏談錄李德裕平泉莊周回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置貝闕陶淵明詩草屋八九間白樂天醉吟先生傳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漢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宣室注宣室未央前正室也白樂天和微之歌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注娟態蘇之妓女也又樂天有池上篇

次韻答寶覺

芒鞵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腳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傳燈錄鄧隱峯辭馬祖問何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石頭即希遷也爲青原思下第二世號石頭遷

眉子石硯歌贈胡誾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游人指點

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牕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川畫十眉圖序蛾眉翠黛臥蠶捧心偃月復月筋點柳葉遠山八字是為十眉成都古今集記明皇御容院有宋藝畫美人侍明皇翠眉十種世多傳寫以為贈玩晉賈充傳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為人放誕故悅長卿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悅文君色遂發痼疾又揚雄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挈攜陬維口瀾翻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帬相報次韻二首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

傳燈錄禪宗有西蓋前鋒語北夢瑣言韓熙載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度人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眞相稱

乞與佯狂老萬回

舊唐書萬回法雲公閿鄉人姓張氏幼時笑傲若狂鄉黨莫測出入公卿間常披錦袍謹賞饒兩京記坊云開天傳信記萬回兄戍安西常往省覲一日往返萬里故號萬回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

自慙黃潦薦谿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犂手自親

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屢見漢書賈捐之字君房楊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後漢馬融傳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謦欬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裏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華嚴經譬如衆水皆同一味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送沈逵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灑甲歸對妻孥眞夢耳

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畧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牙眞可喜句漏丹砂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君歸趁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按公以景祐三年丙子生至元豐七年甲子四十九歲漢書幕府注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劉禹錫游桃源詩道牙期日就塵慮乃冰釋晉葛洪傳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豆見前注莊子德充符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汝癭見上卷別黃州詩注公時方量移汝州故云雞黍後漢范巨卿張元伯事注已見歐陽詩築室買田淸潁尾

豆粥

君不見虖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黃奉豆粥濕薪破竈

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眞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缾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鷄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後漢書光武字文叔馮異字公孫王郎起光武東南馳至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虖沱河至信都建安六年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未報王霸傳光武南馳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漢臨江王傳既上車軸折車廢晉石崇傳字季倫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爲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每冬得韭萍虀王愷以不能

及爲恨乃密負崇帳下問其所以悉告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殺所告者楞嚴經不知身心顛倒所在杜游何將軍山林詩盡拈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一

旅話齋詩卷之二十一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二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一首 時赴汝雷金陵道中作是年先生在泗州度歲卷中有泗州除夜雪中謝黃師是送酒及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詩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五行勝已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

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
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
草袍蘆箠相嫵媚飲食嬉游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
是謂聳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
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
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
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周禮凡贄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晉殷浩傳或問將得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以爲名言珞琭子天命五行尅我者爲官禮記仕而未祿者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庾信哀江南賦青袍似草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韓退之永貞行睒閃䟫踉相嫵媚列子天瑞篇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摭言新進士春冬有月燈打毬又曲江亭子進士開宴既撤饌則移

此首國而抱之夢作
耳了無斧澤取自出神
到

樂府雜錄當例成錄故事二月七女咸出觀新進士月燈閣打毬會孟東野登第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禮記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唐張嘉貞傳張說曰宰相時來則爲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

番禺雜編木綿先花後葉紫赤色大如椀二月三月間花既謝蘂爲綿有殼盛之彼人績爲衣裘唐漢中王瑀嘗蚤朝聞笛聲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附讓皇帝傳

次韻周穜惠石銚

周穜字仁熟御史秩之弟公先曾舉充鄆州教授元祐三年穜上疏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公兩上章自劾乞正繆舉之辜穜後由此致身從橐云

銅腥鐵澀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

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烝蘇未乾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陸羽茶經漉水其器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韓石鼎聯句龍頭縮菌蠢又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淮南子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後漢劉陶傳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栝之末周易鼎卦鼎折足楞嚴經心悟實相身意輕安

次韻蔣頴叔

蔣頴叔名之奇宜興人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

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谿山指後期

公自注蔣詩記及第時瓊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

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

李白贈柳圓詩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白樂[illegible]抱膝燈前[illegible]伴身異聞集[illegible]身入穴中適無比忽

次仲而寤主人蒸黃粱猶未熟也注互見前唐劉商隱愛義興之罨畫溪遂葺居
焉[一]地志陽羨有六溪其三溪不知其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至陽
羨入海圻俗呼爲罨畫溪[一]班固兩都賦
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改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
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綵繪
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謦欬羨師游戲浮漚閒
笑我榮枯彈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
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來世結香火
永與名山躬井磑

泗州圖經龜山在盱眙縣東北周回四里高十五丈新河在龜山南元豐七年發
運使蔣之奇開置夾河自洪澤上至龜山六十里謂之新河[一]杜詩[一]鐵鳳森翱翔[一]

曰鐵鳳庭中長竿也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維摩經度千百劫猶如彈指

贈潘谷

一志林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此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蹏下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晉陽秋潘岳爲河陽令遍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晉書夏侯湛與潘岳同輿接茵京都人謂之連璧又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謐母廣成君出崇岳降車路左望塵而拜莊子逍遙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張李張遇李庭珪也其墨爲時所重見蔡君謨墨說杜子美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肎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右送李白

東將入海隨煙霧若逢李白
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徐大正閑軒 徐大正字得之因其先君歆守黃州始從公游秦少游爲作閑軒記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
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蚤眠
不見燈晚食或欺午臥看甑取盜坐覩麥漂雨語希舌
頰强行少腰腳僂五年黃州城不蹋黃州鼓人言我閑
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覩頗訝徐孝廉
得閑能幾許介子願奉使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閑名
字挂庭宇我詩爲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盼
略燕楚莫嫌鑾輅重終勝鹽車苦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東方朔十洲記有火林山山中有火鼠火浣布卽火鼠毛爲之有垢燒之卽除古詩話王貞白寄鄭谷詩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晉王獻之傳嘗夜臥齋中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後漢高鳳傳專精誦書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大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晉殷仲堪傳常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强杜子美詩年侵腰脚衰三國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穀之衣蹋鼓韓退之贈張十八詩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楞嚴經若有見者去既花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漢武帝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漢傅介子傳元鳳中介子以一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尹翁歸傳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名故吏親臨見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大尊

只憂氷淺江湖窄我材濩落本無用虛名驚世終何益
東方先生好自譽伯夷子路幷爲一杜陵布衣老且愚
信口自比契與稷暮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
金山也是不羈人蚤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
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
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莊子逍遙游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漢東方朔傳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曰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季路爲執金吾伯夷爲京兆云云上迺大笑杜子美赴奉先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禼韓退之酬盧雲夫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又送惠師詩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浮休字出莊子刻意篇注屢見潤州類集蒜山在江上說者云山多澤蒜故名一說蒜當作籌算之算周瑜諸葛

亮嘗會此山議拒曹操後有赤壁之勝時人以爲其多算故名陸龜蒙詩云周郎計算清宵定是也張籍詩愛養無家客撫遺呂仙翁和大雲寺僧詩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來雲水身

王仲父哀辭 幷引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幷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歿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沇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

以遺沆之時沆之亦以臯諭家於錢塘云

生芻不獨比前人束藁端能廢謝鯤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穀豹爲均死未識荆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後漢徐穉傳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晉謝鯤傳爲太傅掾坐家僮取官藁除名莊子達生篇魯有單豹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疾攻其內又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

蔡景繁官舍小閣

十九卷有和蔡海州石室詩蔡景繁名承禧臨川人中嘉祐進士第自知雩都縣神

宗名對擢監察御史裏行時呂惠卿參政事景繁極論其姦章言
廷諍前後十數竟罷去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所遣北
軍難以深入論中人李憲不宜主兵柄皆人所難言者後出爲淮
南轉運副使罷置司楚州東坡謫黄實在部內獨拳拳慰藉行部訪
之製詞示坡坡以簡謝云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試勉繼之晚卽面
呈又云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太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
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篋中異日當奉呈也和篇皆失其傳與
景繁諸帖集亦不載後傳其孫擇言東坡自黄移汝以元豐七年
至日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方行部既賦此詩且以帖與景繁云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
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坡帖云
西閣而集本作東閣其義理曉然而誤乃如此神宗元豐五年一
新官制遷進廷臣六年以殿前司廨舍地爲尚書省自令僕射以
下至員外郎聽事凡屋四千餘間故詩云文昌新搆滿鵷鷺都邑
正喧收杞梓坡以十二月朔至泗州景繁以是月得疾卒坡爲文
祭之有云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天哀子窮以是饋賻景繁國史無
傳文集亦未之見子居厚事
祐陵爲諫官仕至戶部侍郎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尚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

肎爲徐郎書紙尾三年弭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手開西(一作東)閣坐虛明目淨東谿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牕紙文昌新搆滿鵷鸞都邑正喧收杞梓相逢一醉豈有命南來寂寞君歸矣

三國虞翻傳孔融答書曰觀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晉王導傳妻曹氏性妬導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之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南史蔡廓傳爲吏部尚書問中書令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羨之小字干木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唐百官志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左傳襄二十六年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韓退之贈張進士詩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一片神行化去刻畫之迹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陳直躬偕之子也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使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旣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直躬亦世其學云見高郵志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璀慘澹雲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衆禽事紛爭野鴈獨閒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鵞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苕霅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斿二首

公自注斿平甫子 按王斿字元龍父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幼敏悟以文章稱於世神宗賜對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爲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其兄惡呂惠卿之姦數摧抑之惠卿得政因鄭俠上書遂陷平父奪官放歸田里

遂陷平父奪官放歸田里
年四十七復官命下而卒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闘道騎鯨游汗漫
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
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曾鞏雜識王平父熙寧癸丑歲宿直崇文館夢有要之至海上見水中宮殿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父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父自是頗負不凡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晉苻堅載記桓溫入關王猛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李白贈張鎬詩捫蝨對柏公願得論悲辛孫綽天台山賦投刃皆虛目牛無全選詩驚雀無全目世說顧長康拜柏宣武墓人問曰卿憑重柏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子美詩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嫋嫋春風送度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江淮上

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
野梅宮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新洛汴渠舊引黃河元豐中始引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杜甫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次韻張琬

是時有兩張琬一韓城人父昇樞密使歸老嵩少元祐初琬自齊州倅求便親養兩易衛尉丞以才擢知秀州崇寧間爲廣東轉運副使移京東西路又一鄱陽人治平二年登第詩中有臨淮自古多奇士之句臨淮乃泗邑疑自有一張琬而二人者皆非也姑載於此以俟知者正之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
樽酒相連一作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來
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史記虞卿傳非窮愁亦不能著書歐陽公詩昔年叨入武成宮曾見揮毫氣吐虹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礱砥十年冰蘗戰膏粱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卻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眞夢耳（公自注來詩述彭城舊游）君知先竭是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公自注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爲不如廣陵）只有無何眞我里樂全老子今禪伯（公自注謂張安道也定國其壻）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答如是相逢爲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李賀長平箭頭歌淒凄古血生銅花白樂天詩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蘗國語膏粱之性難以力正漢班固傳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莊子山木篇直木先

伐甘共先竭苦李用王戎語注已見漢武洞冥記東方朔游於鴻蒙之澤有黃眉翁語朔曰吾卻食已九千歲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肉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莊子應帝王出六極之外游無何有之鄉金剛經云何降伏其心又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世說世尊默然則為許可漢藩逾志杜欽說王鳳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壺公費長房事金狄蘇子訓事並已見史記封禪書李少君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景龍文館記杜審言好大言臨終宋之問往候之乃曰甚被造物小兒相苦又樸在世久壓公等今死固當慰人心但恨不見替人耳唐書本傳云造化小兒又互見前唐人詩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青瑣集贈採蓮公詩八十仙翁今釣客一輪一艇一漁蓑韓退之記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續仙傳藍

八首皆傍物寓意亦山谷演雅之類

采和每於城市持大拍板常醉踏
歌行則振靴言踏踏歌藍采和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漙漙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古詩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詩國風零露漙兮又爲公子裳

蟬

蛻形濁汙中羽翼便翾好秋來閒何闊已抱寒莖槁

淮南子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漢諸葛豐傳爲司隸
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蝦蟇

睅目知誰瞋皤腹空自脹慎勿困蜈蚣飢虵不汝放

左傳宣二年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小說世有畫蜈蚣蝦蟇蚰三物爲圖者謂蜈蚣畏蝦蟇蝦蟇畏蚰而蚰復畏蜈蚣也今以三物聚而爲一雖有相呑噬之意無敢先之者蓋更相制伏去一則能肆其毒焉

蜣蜋

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一作雷聲

莊子外物篇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莊子蜣蜋之智在於轉丸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詩小雅睆彼牽牛不以服箱選詩枯桑知天風

蝎虎

跂跂有足蛇脈脈無角龍爲虎君勿笑食盡蠆尾蟲

二詩俱清切

漢東方朔傳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
見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酉陽雜俎鬼蝶一足若木如乾个葉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公自注南山名都梁山出都梁香故也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
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谿中亂石牆垣古山下
寒蔬匕箸香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郎
古樂府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㲪㲣五木香迷迭艾
納及都梁白樂天詩能文好飲老蕭郎身似浮雲鬢似霜

北望飛塵苦晝霾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階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落斷崖

詩國風終風且霾爾雅風而雨土曰霾史記陳軫傳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周禮橘踰淮而北為枳史記平準書居官者以為姓號注倉氏庾氏是也再見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自此詩以下至書劉君射堂凡七詩墨蹟刻於成都府治續帖中其後跋云過泗州作此數詩偶此佳紙精墨寫之以遺旌德君元豐八年正月十日東坡居士書旌德蓋王夫人也墨蹟刻本與集本間有不同今皆從刻石本黃師是名寔

暮雪紛紛投碎米春流活活一作嗢咽走黃沙舊游似夢徒能說遷一作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

成生一作花使君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

忽有麴生來坐隅對雪不堪令飽煖隔船應已厭歌呼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牀頭尚一壺

杜詩金城土酥淨如練土酥者彼中酥名雲液揚之公厨酒名也神仙傳孔元放與客會飲元放作令以杖拄地手把杖倒竪頭下足上一手持杯倒飲之人莫能為也或曰即左元放一說左慈字元放孫討逆欲殺之慈著木屐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終不能及見太平廣記開天傳信記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會玄真觀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未及延接已突入座中少年美風姿語論不凡葉疑其非人潛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共飲之同坐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汴玉峰明佛刹

隔淮雲海暗人家來年有信迎三白薝蔔無香散六花

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鬬讙一作喧譁

酉陽雜俎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即西域薝蔔花杜子美杜位宅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按杜詩諸本皆云守歲阿戎家獨謝無逸手抄陳無已所校本作阿咸蓋子美於杜位爲宗從故當用阿咸事也無已云大清本

分無纖手裁春勝更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

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睫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

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觀音普門品經即解頸衆寶珠纓絡而以與之南山在泗州盱眙縣自泗州過淮即米元章所謂東南第一山也紫微壺事未詳然杜牧之獨酌詩云獨佩一壺游秋毫太山小牧之終中書舍人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疑用此句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風葉亂裘茸萬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峰從來修月手合在廣寒宮左傳僖五年晉士蔿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漢劉向傳始皇驪山以水銀爲江海酉陽雜俎太和中鄭仁本弟仁表游嵩山迷路見一人枕一襆物而坐因問之乃云君知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我乃其一也十洲記冬至月伏於廣寒之宮養魄於廣寒之地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饑鴉舞雪城橋聲春市散塔影暮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牕夜自明

書劉君射堂

集本云劉乙新作射堂公自注乙父嘗知滑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韉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只有清樽照晝虵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鴈行斜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四詩莘老意
此首本墨之來由即
蓋到莘老是第一
章法

後漢董卓傳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鮑明遠詩氈帶佩雙鞬杜子美詩使君五馬一馬驄晉書樂廣傳有親賓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方欲飲杯中有蛇影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魏文帝典論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漢呂布傳植戟於營門謂袁術將紀靈曰請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曰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罷

孫莘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公自注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櫳金箋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詩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墨譜唐有祖氏易水人世爲墨官又李庭珪父子張遇皆易水人嗣爲南唐墨官漢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應劭曰故朝鮮國

地文房四譜韋仲將墨法云煙一斤……

此首叙剡藤紙寄 是第二章

此首拉一段哀生活 感慨沉淵蒙剡目

也文房四譜韋仲將墨法云煙一斤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下鐵臼搗三萬杵多尤善又語墨法有使鯉魚胞者王闢之澠水燕談蔡君謨評墨云李廷珪張遇墨著名當時其制有進貢供堂劍脊圓挺其面多龍文唐地理志歙東內紛蓬萊宮杜子美莫相疑行憶獻三賦蓬萊宮書苑飛白書者漢蔡伯喈見鴻都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唐太宗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醉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虵綰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大祿古漆窺蠹簡隃麋給尚方老手擅編劃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

漢武帝時外國獻馬肝石硯譜端州深溪之石其色紫如馬肝者為上舒元輿悲剡谿古藤文剡溪上多古藤株枿谿中多紙工擘剝皮肌以給其業衆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漢揚雄傳校書天祿閣三輔故事大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銅劍一枚漆書皆科斗字漢官儀尚書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二丸韓退之詩文草紹編劃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齩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

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公自注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牕洗硯坐蚍蜉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孟東野弔盧殷詩故書窮鼠齧狼籍一室閒唐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虔日取肄書歲久殆遍法書苑僧懷素善草書常作醉帖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今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幽光發奇思點黜出荒怪詩成自一笑故疾逢鰕蟹白樂天齋戒詩詩債填還亦欲平又多生債負是歌詩韓退之詩恇𩟗劇爬疥杜牧之讀韓杜集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點黜見衛恒四體書勢一本作點點

留題蘭皋亭

雪後東風未肎和叩門還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
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東坡
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
下澤車見後漢馬援傳語注再見東坡白樂天謫忠州州有東坡屢作詩以言之
𢿘公在黄州亦作東坡乃樂天之遺意也又白詩園荒唯有薪堪採門冷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
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竈婦洗盆缾
同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王子韶雞跖集唐韓定酬馬彧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馬問雪
兒歌事韓曰雪兒李密歌姬也每賓僚文章奇麗者即付使歌之禮記奥者老婦
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

隐然自负风调自佳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殷兄寒潮不應淮無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
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醉司馬白樂天也白自號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司馬白歲日家宴詩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晉王戎傳嘗與阮籍飲時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昶字公榮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賓客皆詩酒
誰是神仙張志和

異聞集邢鳳之子夢一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殺人間白髮人酉陽雜俎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

坐婦人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屛續仙傳玄眞子姓張名志和魯國公顔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尚又互見十七卷過賈收水閣詩注

齊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

左傳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李白詩風來綠酒生微波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王羲之傳與同志宴集於山陰之蘭亭自爲叙曰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于蘭亭修禊事也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蘭亭曲水詩集云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爲公雕琢損天和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　韓退之石鼎聯句序二子坐睡及覺日已上　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寐

記夢 并叙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爲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眞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易已作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若因土出則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三王注昔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有蓋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莊子天下篇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之中央

寄蘄簟與蒲傳正

蒲傳正名宗孟閬州新井人嘗以書寄東坡云晚年學道有所得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持勸一曰慈二曰儉此詩云霧帳銀牀牙籤玉局云云亦可見其奉養矣坡女姪歸其子澈傳正守長安其婦冬月閉戶以酥滴花菓設客一客二十飣用已輒更以此諸婦滴酥日夜不輟

蘄簟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筯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饑吟似饑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嚘咿皇天何時反炎燠
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君淨掃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
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閶闔

蘄春地志蘄水縣漢蘄春地也宋永嘉中立浠水縣唐改爲蘭溪縣又改曰蘄水蘭溪源出苦竹山笛竹生羅田縣山中蘄竹亦生於此用以爲簟韓退之送李愿序曲眉豐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詩國風螓首蛾眉巧笑倩兮晉周顗傳王敦籍顗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晉吳隱之字處默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孫樵迎春奏凉切人骨闃闃慼慼燈青火白門無蹤轍跡韓退之鄭羣贈簟詩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又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說文楚人名門曰閶闔閶闔天門也漢司馬相如傳云排閶闔入帝宮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老
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堅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好去

髯卿舍憑將道眼看東坡最後供霜雪照人寒

陸士衡羅敷歌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王維六祖禪師碑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東坡雜文有怪石供後怪石供二篇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不論錢數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卻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橫醒後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

孤舟南渡

杜子美詩江天漠漠鳥飛去又詩劍外官人冷韓退之王君墓誌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二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三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删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八首 起常州居住泊赴登州道中作是歲元豐乙丑先生年五十　施注缺今補

李憲仲哀詞并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予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

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贐辭之不可乃以遺鷹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鷹者庶幾皆有以助之鷹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莊子齊物論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野鶴用稽紹事見十二卷京師哭任遵聖詩注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西漢楊王孫報祈侯書曰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爲用久客詳見十六卷遊桓山會者十人詩注嵆康養生論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史記管晏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

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
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䅟寧聞老農夫去草
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
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
音斐 朒女六切 請問樂全堂忘言老尊宿公自注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素問鍼頭如芒氣出如筐黃庭經有內景外景楚辭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張衡思玄賦漱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粻注沆瀣北方夜半氣也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再見韓退之高閑上人序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漢書張騫傳犛靬眩人注眩仝幻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木屠人截馬之術皆是莊子達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五輪眼科常談周禮經涂九軌詩國風並驅從兩肩兮楞嚴經亦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於空滅釋名朏月未盛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註承大月月生三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謂之朏又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縮朒朓健行貌縮朒遲貌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羽
倦遊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此去江淮東復東
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家語子路曰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按赤白羽指箭羽也歐育武將故云黃封輦下以黃封酒爲貴盞重內醞也李賀詩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杜子美詩看劍引杯長再見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勒帛光遶脅禿襟小袖雕鶻盤
大刀長劍龍蛇柙兩軍鼓譟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雜
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鋩如一插書生只肎坐帷幄

□詩當清歷

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
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
一枕清風過苕霅

李賀詩秃襟小袖調鸚鵡　後漢光武紀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　史記趙奢傳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王伯敭所藏趙昌花四首

歐陽歸田錄近世名畫趙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圖畫見聞志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工畫花果時稱絕倫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慇懃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凄欲泫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

詩□雅女彼□
雪晄集唯霞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一作晚）涼低昂黃金盃照曜初日光檀心自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粧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暮景迫摧倒凄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

趙昌自題其畫云劍南樵叟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誰憐兒女花散火冰雪中能傳歲寒姿古來惟丘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工

圖畫見聞志丘文播漢州人畫品降高趙昌後名潛又徐熙鍾陵人世爲江南仕族熙識度閒放以高雅自任善畫花木禽鳥自作翠微堂記云落筆之際未嘗以傳色暈淡細碎爲工李後主特愛重其畫開寶末歸朝悉貢上朝廷藏之祕府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一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

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罷亞十頃田清溪繞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谿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駞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

漢書郊祀志欒大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王注龍丘居士指陳季常河東師子事有王覩者字達觀本嘉州犍為人舊在江南武昌居名天常嘗從先生遊達觀為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濮陽公子吳德仁也唐書顏眞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惟眞卿城守具備玄宗聞之喜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為得如此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蘇元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銅駞用索靖語詳十五卷白步洪詩注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爭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
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
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
出林飛鳥一掃空爲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怱怱

漢書竇田傳蚡已罷朝出止東門名御史大夫韓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世說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夫人謝道韞也漢禮樂志天門開詄蕩蕩書評王右軍書字勢雄强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又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怱怱用張伯英怱怱不暇草書語再見

書林逋詩後

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仁宗賜諡和靖先生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

修竹秋菊清而高潔
相配小園想頗也
○積淨夫矯

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淸骨冷無由俗
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
步遶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
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
更肎悲吟白頭曲（公自注遺臨終詩云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我笑吳人不好事
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西臺御史李建中善眞行字）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染
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素波

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漢武帝秋風詞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晉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窻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袁陟 袁陟字世弼豫章人自號遯翁有集十卷嘉祐間終祕書丞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胡爲强分別百金買田廬不見袁夫子神馬載尻輿游乎無何有一飯不願餘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蘧篨薰風暗楊柳秋水靜芙蕖應覲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莊子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又游於無何有之鄉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後漢逸民傳劉表謂龐公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唐韻蘧篨籧篨一曰籧篨竹席也知魚用莊子語屢見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名頌字子容元祐中爲尚書左丞

蘇陳甥舅眞冰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
凜凜寒松映修竹鷄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
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狗國乃吾子
三仕何曾知慍喜不須擁笏彊垂魚我視去來皆夢爾
誦詩相挽眞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
知有班昭續漢書

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又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

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又互見十三十五卷詩注詩魯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韓退之曹成王碑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後漢列女傳班昭字惠班彪之女也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宜興常州屬縣竹西寺在揚州杜牧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再見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唐地里志揚州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按蜀岡有井陸羽品為第五泉相傳與岷江相通故先生曰鄉味江東指常州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暫借藤牀與瓦枕莫教孤負竹風涼

本草水蘇紫蘇假蘇三種各異水蘇一名雞蘇再見上罌粟本草　名罌子粟一名米囊子秋種冬生嫩苗作蔬茹佳其實形如酒罌中有細米極白可煮粥江東人呼千葉者爲麗春花或謂是罌粟别種非也其花變態本自不常有白者紅者紫者粉紅者杏黃者半紅半紫半白者艷麗可愛故曰麗春又曰賽牡丹曰錦被花詳見游默齋花譜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唐王維因赦拜官詩云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按通鑑元祐六年侍御史賈易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無人臣禮先生辨題詩劄子云是歲三月六日聞先帝遺詔舉哀挂服了當當迤邐往常州至五月初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道旁語笑一人以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作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而君錫等公然誣罔伏

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

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三首 孟震字亨之東平人嘗爲黃州通判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

唐元結自稱爲浪士人呼之爲漫郎先生君子泉銘序孟君亨之篤學而力行克有常德信於朋友一時皆稱之曰此君子也因號之孟君子君通守齊安其圃有泉旱不加損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無數碧巑岏穉杉戢戢三千本且作淩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茅乞靈雨半篙流水送君行

神仙傳大茅君名盈次弟名固小弟名衷太上老君拜盈爲司命眞君固爲定籙君衷爲保命君故曰三茅君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盌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
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眞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
準備人間請話人鐵門限詳見十三卷贈寫御容妙善師詩注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饑寒疾病爲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
仰看古堰橫奔牛平生管鮑子知我今日陳蔡誰從丘
夜航爭渡泥水澀牽挽直欲來瓜州自言嗜酒得風痺

故鄉不敢居溫柔定將泛愛救溝壑衰病不復從前樂

今年太守眞臥龍笑語炎天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鬢髯

過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

爲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眞老矣

無心更秣天山禾

郡邑志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其初蓋北齊武帝置也又常潤間有閘名奔牛溫柔鄉趙飛燕外傳語已見杜子美詩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襄陽記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天山在伊州伊吾縣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韓退之詠駑驥餓食天山禾

墨花 并引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迹

汴人尹白能之爲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具扶踈態自完蓮風起顛一作囏僨倒杏雨半摧殘獨有狂居士求爲黑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劉氏黑牡丹也漢張衡字平子作歸田賦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眞老去歸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但隨秋扇年年在莫鬭瓊枝夜夜新堪笑荒唐玉川子莫年家口若爲親

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便坐薦上大聞之甚驚曰吾

初白云平平亦作朕目乐
合拍

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王大名忱傳燈錄佛日禪師出遊或問誰為同行師舉拄杖示之曰唯有木上座耳南史陳後主每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玉川子盧仝也有詩云蛙蛇是家口蓁吞是親情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溪南十畝陰

劉禹錫竹枝詞日出三竿春霧消杜詩興致溪邊十畝陰云再見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帳已應煩百兩擊鮮無久溷諸郎問禪時到長干寺載酒閒過綠野堂

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牕涼

王注蒜山在潤州朱雀橋在江寧府晉之建康也長干里在建康漢書疏廣傳廣受乞骸骨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漢陸賈傳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唐裴度請老治第東都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爲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事或曰時王介父閑居長干故以綠野堂比之兒輩覺用王羲之語屢見

贈章默 并序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塈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茍朝遂夕死眞不戚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爲迹棄身尸陀林烏鳶任狼籍

王禹偁表蚤年多病眼有黑花晚歲多憂頭生白髮漢楊王孫傳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又互見本卷禮記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鄭注火熟曰塈燒土冶以周于棺也漢高帝葬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陵皆在長安北徙天下豪傑之家以寔之晉書劉毅傳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諸經音義尸陀林此言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之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莊子上爲烏鳶食下爲螻蟻食

送穆越州 穆名珣字東美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閒

唐元微之守越以州宅誇白樂天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今越州有蓬萊閣登州亦有蓬萊閣又倚郭乃蓬萊縣公是時已聞新命故云

贈葛葦

竹椽茅屋半摧傾肎向蜂窠寄此生長恐波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閒臨張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烟雨裏

傷生斑印賞真人

青山斷處是君家

南都妙峯亭

千尋挂雲闕十頃含風灣開門弄清泚照見雙銅鐶池臺半禾黍桃李餘榛菅無人肎回首日暮車斑斑史君非世人心與古佛間時要聲利客來洗塵埃顏新亭在東皐飛宇臨通闤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間五老壓彭蠡三峰照潼關均為拳石小配此一掬慳煩公為標指免使勤躋攀

後漢五行志京都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莊子齊物論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韓退之炭谷湫詩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

左傳文十八年史克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莊子知北遊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接統眞千歲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留滯宣室遂淒涼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邙

後漢律歷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按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一章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漢賈誼傳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按公時在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九域志河南府古蹟有嵩山北邙山先生洛中詩嵩高蒼翠北邙紅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巉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帝王世紀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歸之其地去玉門四萬里史記封禪書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神仙遺謝自然泛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

掉弄筆鋒 如文造物架空布局詩

非飛仙不可到妙高臺取華嚴經德雲比丘所居妙高峰爲義也詩小雅周道如砥傳燈錄神機交激若拄於箭鋒晉書鳩摩羅什日誦千偈韓退之詩文如翻水成華嚴經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善知識而德雲比丘乃第一王注長生謂學仙長不死謂佛不生不滅也

贈杜介 幷序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菌露翠濕香嫋嫋應眞飛錫過絕澗度雲鳥擧意欲從之翛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牕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爲赤城遊飛步淩縹緲問禪不歸舍

屢爲瓠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瞭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嬈仙葩發菩椀翦刻分葵蓼從今更不出閉戶閟騕褭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

天台石橋見十一卷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詩注宋永初山川記寧州瘴氣菌露四時不絕菌者草名其上露霑人之肉卽潰爛故鮑昭有苦熱行云瘴氣晝熏體菌露夜霑衣孫綽遊天台賦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眞飛錫以躡虛又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又咽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又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釋氏要覽高僧鄧隱峰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挂錫支遁天台山銘序云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會稽記赤城山石色皆赤狀似雲霞倦遊錄金鑾長老問歐陽景叔書索米于玉泉長老景授一緘及詩一絕云金鑾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珠到了不干蘇息事壺盧自去纏壺盧先生十八羅漢頌後跋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嵋五臺廬山天台獨出光景變異使入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花木桃李芍藥僅可指名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褎字記邵伯堰在揚州廣陵縣云謝安所築按安傳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然則所謂新城豈乃廣陵耶

落帆謝公渚日腳東西平孤亭得小憩暮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豔豔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唐房琯開元中爲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遇夏日入廢佛寺鑿池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生爲永禪師按先生既自黃移汝子由亦自監筠州鹽酒稅移知歙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纔得請歸常州尋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亦須由召伯堰至東都故於篇末及之

送楊傑 并序

王注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問道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至吳中諸剎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僧了元乃牀坐受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了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朝廷聞之以了元知大體

無爲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華峰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
一點黃金鑄秋橘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灩黃花酒
浩歌馳下腰帶鞓醉舞崩崖一揮手神游八極萬緣虛

下視蚊雷隱汙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

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勍敵過江風急浪如山

寄語舟人好看客

太山記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穴中視天牕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嵓爲仙人石閣東嵓爲介丘東南嵓名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腰帶華山地名李白大鵬賦序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詩國風深則厲淺則揭注搴衣涉之也爾雅繇帶以上爲厲三韓韓有三種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皆高麗也晉書釋道安與習鑿齒相見鑿齒曰四海習鑿齒道安曰彌天釋道安人以爲名對摭言唐令狐楚鎮揚州處士張佑常與狎宴楚視佑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佑應聲曰下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次韻送徐大正

公自注嘗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閒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別時酒醆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

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賒

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爲萍實者也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漢書郊祀志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爲狂道士山谷恣騰蹂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巖間巖石爲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爲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

未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

仙經句曲山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名曰華陽洞大茅君之所治也在江寧府句容縣互見本卷前三茅注司馬相如傳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茲公詩意言猿化道士道士又化石止設虛辭為稱耳

追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一噴羣馬倒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遶舍覓梨棗君看押彊韻已勝郊與島

杜子美詩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注驥子宗武小名又贈賈侍御詩驥之子鳳之雛穆天子傳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西洛歌曰黃之隴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歎即噴字王子韶雞跖集王筠字元禮為詩能押彊韻郊島孟郊賈島也

次韻徐積 徐積字仲車

殺雞未肯邀季路褁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峨眉眼前事故鄉何處不堪回

莊子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褁飯而往食之按子桑非子來也豈先生偶誤記邪淮南子槐市學也樹以青槐三輔黃圖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所與買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蘭臺用宋玉風賦語再見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

漢汲黯傳匈奴渾邪王來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又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笑
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催曉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
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唐鄭虔爲廣文館博士醉尉用李廣屏居藍田事俱已見詩意以鄭虔比趙以李廣比喬也杜子美詩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唐牛僧孺詩且闘樽前見在身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傴僂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鄰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
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卻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左傳昭七年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楞嚴經日月歲時念念遷變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超然臺在密州舊因城以爲臺公守密州葺而新之自爲之記

昔飲雩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閒山中兒童拍手笑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魚蓑閒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問今太守爲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 公自注翔自言在熙河作屯田有功 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嘲寒慳超然置酒尋舊迹尚有詩賦鑱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金碧開煙鬟卻 當从扶或作却 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瀨鳴玦環願公談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灣

按公以熙寧丙辰冬末罷知密州正在辰巳之間故借以龍蛇字周禮鄉大夫辨夫家之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疏云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漢趙充國年七十餘以後將軍出平羌戎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杞菊公超然亭記云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公又有後杞菊賦大意譏公使庫之儉陋也衛按酈道元水經注有扶淇水無郤淇水道元濰水條下云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又云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按此則公詩所用的是扶淇無疑故曰自古北流水也又考漢地理志琅邪郡有邞縣師古曰音夫又音扶又二十六卷送喬仝詩隨師東游渡濰邞王注濰邞密州二水名則扶淇似亦可作邞淇至郤淇字別無据依當是集本訛邞爲郤諸注家相沿不覺耳今攷正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三